

壯

悔

堂

文

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三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同里

選

閱十

徐作肅恭士

宋犖牧仲

書

答張天如書

承示閩漳事有關於漕糧者卽當轉白家大人
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
軍國如許重務博一快已此其心術豈尚可問
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

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是守道也數季來廟堂艸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大破籬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枝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重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

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福，狹藥宋儒之濶。迂
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
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
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
西銘之鑒之。真切之言也。貴鄉虞山之爭校十長洲之去
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
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
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
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點頗有坦腹之致。

知鄭公所欲聞也不盡

中有正論

靜子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慙恧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
屣位不曾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
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却
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瘢甚指議執事者僕
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
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
光開
鳴珂不廢醉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
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徵伎庸但已

平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王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肯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違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貲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

究○轉○盡○意

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貲。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胥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反覆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頤指而使之耶。惟執事垂察不宣。

中丞名仰李姬。日是故以八座父事魏璫者。耶。却其金不往事。本奇筆下更寫得委曲生

動 靜 子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至金陵將戒途而大
人送之日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

合○第○列○骨○

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
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
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
父行理當謁然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
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
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
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貲
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

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訴，願更以道之。君之及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平。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切。光祿遊又竊無益。光祿辱相欵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

寢而楊令君文驥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
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
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
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
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
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
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
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舉義孫之
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競事

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

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

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

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

不暴自心事果暴自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

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

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

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

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收機一動長伏草莽

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醉其宿所見及之矣。不幸中產哉。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據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此書爲朝宗黨禍之始幾殺其身然其文其人千古而下猶想見之

靜子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關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畧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

以玉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疚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瘞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末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閩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

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騎之儲威夙飽殲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壞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無○以○借○口○真○使○寧○南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

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
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毛汎陪京高
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
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將軍今
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
老夫與將軍義則○又○以○交○情○死○轉○一○脊○望○之○
愈○深○責○之○愈○嚴○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
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

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畧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妙於○術○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皆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寧南左僕兵抵江州旦夕
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
子述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
付司馬馳致之寧南後一夜侯子脣受人云
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
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寧南旋得書而
止余嘗見其同司徒公稟帖卑謹一如平時
乃知寧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
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過侯子舟中觀此書

感而識之 乙酉三月 楊廷樞記

銀鈞鐵畫真正大經濟文章凡有目者皆能見之

靜子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學○參○見○姿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直○是○昌○黎瘠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減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閒非是則踢之嗜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聊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妙○

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闇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脩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

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全乎八家又不用史漢

恭士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_{語已盡}主骨漢以後之文_{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歛氣於骨者如泰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

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躡其趾者也。

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覬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雜諸子所以獨峩峩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器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有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後見

崎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篤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纏綿。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鑒。鑒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等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

發。掉。便。須。控。取。歸。於。會。著。若。當。快。意。時。聽。其。縱。
橫。必。確一。渴。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木。霜。隼。搏。

空。瞽。然。

一。見。瞬。息。滅。

更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

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

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

又。得。同。學。吳。君。伯。齋。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

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

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

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

作蕭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渾渾寫來直侶說話真所謂了然於心手者牧仲

皆從自得中說出正如披裘覺煖握冰知寒

爾黃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
前歲曾一見於其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
保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教曲以深習足
下然竊望足下之盛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
知其非尋常胄蔭中人也君得其爲人方談語爲得有氣勢受人賈開宗者尤數
道足下之賢不去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不甚知故托質

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寨跨其驢出西門
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

學又聞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是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格卷皆謹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屬藏未必盡書藉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

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
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
金千四百鎰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
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
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
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
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
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
者欲廣其教也必不局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

又用。舊云作。藝。

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剗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瞽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時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襄此。固足下之所

本要急

不取○却○更○不○急○索○

以○孝○

之○

事○

之○

事○

之○

事○

之○

事○

之○

事○

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必

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臧沒較之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以省勞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龐以二十非可懷袖。

提負以來。瞽然而止。於梵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暨子皆將携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旣至僕雖闇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乎。盛哉。或足下歲時賦役。體

則田氏廢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
躡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
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
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良家子系之必歎其人之德動
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
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
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
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
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

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
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
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
僕聞之賈君足冷甚固孝子也

翻覆沉痛皆爭扼要有令人不得不動者真
射鵰手恭士

與王仲鳬論物命書

承示獐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意
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
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
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背
輕言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
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
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
夭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已身之責

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於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入議論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特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

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言成物也成
義甚大不僅與鬪於敗對凡有以禦除其強暴
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是之
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漢讀古人之
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顥朱
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是下忽發
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
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
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强知道理者

論衡

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
便而脫禁强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資者豈
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紳之
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熟往息天道之運惑物生
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皆且此一獐者

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讐爲及
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
之獐必不死卽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
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旣委足下之手而猶使

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書在韓歐之間有開闔有照應○辯

恭士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
足下已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
昔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其遂鵠狗豕之無擇而
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
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
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世又素好佛而甚嘲於
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
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

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適也吾所爲足下慶者
乃以其可去貧而却吝也郡之人有張翻者不
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翻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
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
不得翻者而髡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饑之
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士
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鬚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
稱弟子示請自隴始期子解之粟可立致也足
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後

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

提轉入

之妾曰發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

愈益審其妾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

外此特給我以嗇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妾

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嘗陰

觀之足下每日動而顧張又輒食而廢其箸數

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

顧望其至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嘗自

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閑天

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卽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姍笑耶足下又嘗云張肅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間示以隙而不

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鬻氏之隴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髡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戶也，而何以鬻之？棗棗爲吾曩聞足下之言，而况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鬻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鬻爲因，再○提○張○鬻○一○勿○下○處○動固不肯。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

博之才而聚天下以競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許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携持其子者而莫不繢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提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割

除而梟魁喜事之徒皆復混身於縑流以僥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日妖而執而俘之足下

其有以自解耶。嗟兮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髡。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逮於禱。皆自不肉食。始足下之不肉食也。爲以自信。

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

轉入又警

一句從警上收極盡詳致

一

一段引一

一段打

却吝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饕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啜菹飲朮而託盂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懾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

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固甚畏乎其誠也。吾少
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
佛則以爲福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
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沉苦可憫未有不去
○文○法○每○責○雙○不○便○缺○缺○有○委○態○如○此○錯○錯○錯○錯○
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
○錯○一○層○一○層○端○端○錯○錯○雲○之○入○山○盡○月○舉○之○論○
取者而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
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
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火者他人多
○就○出○頭○推○最○有○腹○味○
中之於饕吞狼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顧以茹苦

啜蕡飲水託孟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入伴
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脉以爲其病寒有
人四支奄閉鬼冷而陰蹶而切其脉以爲其病
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城自以
爲何等力量
譯然怒然
今丁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
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
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
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
之示我也

是日藜坡

非蘇氏收

是昌黎文中第一果有識者必不河漢吾言
恭士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城不深言而痛攻之敘再書之故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

兒子曉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文

且疏盡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便熟吾曩

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歎旣而

悲執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爻若吳

伯裔及其弟胤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

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

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昨日云者足下當

亦不忘也所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

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

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不爲足下

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

聞之也且足下深諳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

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并負吾

昔之交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

并負吾昔之交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

大篇

入手

委折

婉轉

深

費厚

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八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

夫足下豈真欲富者耶

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

于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

蓋足

一
下
之
性
好
新
異
喜
技
術
作
之
不
必
果
成
成

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

吾過是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菜。穀之可爲水銀。

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遂巡立不進而足下之胤于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盂好方士則揮麈而玉其柄戴冠而籜其葉若辛若酸之諸味辨乃始談倉公若銚若鎔之諸器備乃始煅羨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凡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

耗十之三矣。足下旣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
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
婢僕。婢僕習知足下耗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
中飽以欺足下。足下是以是是○此○是○此○是○此耗十之二矣。

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
出門如臨邛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
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
復散去。而是下竟以貪嗟平。足下非求富者也，
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識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

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聊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貪耶吾豈謂足下能饑而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益惑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比於古爲士者之恒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

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
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美帛烹葵
剝棗薰鼠取貉歲皆伏臘處此室而饗朋酒相
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
謫噭噭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
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
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
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
爲準者固秋毫其在也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
折

足○再○葬○
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蓋○足○下○之○病○從○

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

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

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

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

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

主○吾○見○足○下○卧○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遠○

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

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吟○藝○呻○呼○夜○必○數○四○

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櫻吾寧而滑吾真遂至於此也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可

以事微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

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是不忽顧其僕曰疾

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蓋笞更下未三里而

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數仆徙倚之

間日暮城闉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共

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
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撥嘗試以察其冷

煖手觸器覆酒竟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

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憲足下足下又好從

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
相與戲美紿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是

下乃更大怒不止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

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

錯亂槩可見矣憤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質也

質質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
者嘗力以爲不可是下亦幸而守三載之家

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古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

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耶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

在此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耶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條疑條信旋否釐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乃非可則可象之義耶近且又口瘡手瘁操瑟而求竽并吾之所

連下

再入一步以進步爲

爲

許以求榮于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忙則形神力

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

查兩矣字亦是雙承法甚有姿

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徒而不安而向之所

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之

收直力細看那

者將又乘間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

亦從內矣字跟下更勁以其中姿態足故我落

省無事之性而後可以守不貪之富也

二著誠

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

轉到此是何等筆力

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

也

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腰痛髮白。嘗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而其士多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其事而乃以二病糾纏。痼疾。吾何望焉。嗟乎。伯齋伯亂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門有弟。日作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能知足下足下如不到頭。却悠然。吾言曷過作。

庸問之。

寫靜子入神規謙計畫已無剩義尤妙藏工
細於渾朴但覺蒼茫不見刻鏤不讓首篇矣
○首篇淺此篇深首篇畧此篇詳亦次第不
得不爾恭士

再與賈三兄書

冬夜病目方寢而及人范召氏至感憤悵然坐移時乃語謂足下傳書而載及所不當與之人爲輕聖人之道以自使其私余察其色慍而意彌厚轉取而視之其言信吁嗟乎無乃甚矣何足下病加於小愈而竟入膏肓焉之弗可砭也余是以瞿然躍起撥火而披裘拭目而去翳勢不能以旦急呼童子秉燭爲書冀萬一或然之救於足下昔楊子雲著書成而富人載錢十萬

求附其名子雲不肯者今足下之得固若是其多耶亦有其半耶孔子作春秋而高弟子若游

し錯し引ひ言ひ上り得ひ虚ひ姑

參ひ

夏乃不能贊一詞足下之書固非春秋比然嘗

學聖人矣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而顧使天下

下之販夫儻徒皆參錯於其間是孔子之會來

谷當遂與優侏相升降揖讓也斯亦猖狂悖亂

之極也已矣且足下之傳書以明道也而范召

一 言 既 落 振 止 生 委 生 波

氏之言目是殆漁列市人之名姓以便鬻也以

聖人之道而營鑄銖之利乎嗟乎無乃甚矣然

則足下之爲此也固誠以其名明道者實窮利耶抑或有見於聖人之道大自以四子書設科以來舉凡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借聖人之道以自成其私而此又特其小者也雖然其責之深者其望之厚余終期足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非欲足下雖然自此於借聖人之道以成其私者也前十年足下爲書而先輩官吏部者至欲劾足下由今度之是耶其非耶余無吏部之權獨爲足下繡詩耳行露之章日豈不夙夜

前已盡故不詩焉記

畏行多露言謹微也還之章曰子之還今遭我乎猶之間今言其交錯捷利而不自知其非也

足下而不能爲詩則已足下而能爲詩者斷章

取義可以思矣吁嗟乎何其甚也若夫足下之

書則辭渺而義博矣而亦有率以蕪者今皆不

可以言俟足下省察更詳說之

有所悲慨而言故詞氣激越然正有飄然之

致恭士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接其難公子又不以
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
自吳徐二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
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
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
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
保在日以爲克侶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
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

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侶太保此不惟不侶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賄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莊而弟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爲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侶提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爲

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倣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侶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侶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侶。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侶其外者。何也。夫克侶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才。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戶力學。應

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不侶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會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侶之也某皇恐再拜悉事入情文筆之妙不必言

靜子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城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城凡駕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提。起。一。篇。而道彌彰城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

臣推較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啓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徑徑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官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

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

先。轉。透。暢。

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

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

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

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

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鑒兩人心迹亦

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

其不必者一也即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

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

東隣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舉前道理意外文章妙絕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隣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梅福不過如此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間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刑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

四脚蹶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頗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迈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文之光芒上薄星漢。○余見學士復侯子書。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負良爻。其後當事敦迫。卒堅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靜子

與陳定生論詩書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及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娓娓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旣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籜籜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故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虫鳥

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

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僨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

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村固

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

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攀英

莫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

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日是固然更少氣象

不得聞闔冕旒固屬氣象木鷗風蕪得意容與

容○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廻○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盡致○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鏡○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間○鋪○張○廣○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卽○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侶○其○音○節○又○何○必○其○意○自○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

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偶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外微者道性情俯仰興會固自有風與情而必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琴用以根本萬事宣幽鳴滯不可輕叩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

亦須瀨氣寫其遠情可也。其年郎君他日必不
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溶姜行人
垓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輿及西陵十子詩皆具
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論詩入微行文欲化

靜子

與槁木大師書

敬啓槁木大師座下僕聞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鑒則有所捐捨而已建鑒未必無因苟其乘時取便卽庸人稍謹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於生平愛戀之處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_{○音堅}捨者乃真英雄也大師少年生世卿之家百萬一擲粉黛連行每見賓客言楚黃梅公子者輒色動也未幾與僕遇金陵則蕭然布素無豪俠態而大師意若有

餘蓋是時已捨富貴矣。然而馳騁南皮之隊賚
和東堂之詠。大師復以文章走天下。夫慧業之
與貪業雖稍不同。其爲業一也。至於聰明人夙

微

因愛戀則更過之。大師去富貴而得文章。謂之

轉念。則可謂之能捨。則未也。已而乃散煙墨焚

絹帙。就官執金吾。改形易影。曾不驚顧。此在他
人爲失。其故。吾在大師。則勇於脫其夙因矣。不
意甲申滄桑而後。大師遂并其妻子。鬚髮而一
切捨之也。僕過江來。問大師異口同聲。皆舉大

聞之故姓氏以告曰梅惠連建監千秋名矣僕
竊歎生人一身十九戀富貴十一戀文章卽不
然亦未有不戀其妻子與鬚髮者今種種皆盡
是大師且捐捨其身矣何有於名哉卽僕之以
英雄○帝○後○諸名大師者亦非大師也然而儒者之聖釋
氏之佛同一積累乃詣至極當其道成教立謂
之佛與聖其初堅忍精進之日皆英雄○卓○有○所○見也不立
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預錄英雄根器豈能
爲聖爲佛謬見如此不識然否僕邇來世網已

深沉迷萬狀大師諸相皆空雖不復分別故人
尚異於衆生中一體開示覺悟耳臨風飯依不
宣

朝宗文逼韓歐此種學問又是韓歐不能道

靜子

復孫若士書

向太丘李君自江南校士還過僕坐未定卽訊足下李君曰孫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矣僕益竊歎足下非一時文士之比而真能以道自處也旣而讀所論著則見足下勤勤懇懇發明聖賢之旨務欲迈天下之階溺而又遠貽僕書曰某窮老且死然不敢忘斯文當勉立言以任之終其身簞籠繩樞以謝知已強乎矯哉昔許平仲有云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

間苟在上者無人表章則在下之責也僕私以

爲平仲見之雖明而守之則未篤矣誠知在下

無異於在上卽蘇門教授詎不足以拯陷溺之

人心而爭道學之絕續也而必待祭酒一官耶

究之平仲爲祭酒時其所成就轉移未嘗遠過
於蘇門則是反多此一祭酒也夫元世祖雄畧

之主也許平仲大儒也而一時進退不過如此

蓋遭逢若是其難也今人卽幸遇世祖而其義
來或未必盡如平仲乃褰裳焉恐後以爲吾

刻○諭○實○平○諭

古○貴○家○未○免○有○失○之○歎

行道也亦惑矣然則足下果立言以任之而世
於窮老且死殆平仲之幾幾乎未及者也咫尺
鹿城未遂展晤歸歸棹而快快者彌月錫余徐公
僕竊領竚并祈爲謝相念不盡

引平仲立論是借意却極正當

恭士

答張爾公書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尚在因往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開宗老且病感足下尚在喜極而泣僕又華文華曲折竊疑足下昔日寓黨人之禍

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真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

託之。乃終日憤憤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面述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槩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後死。尚須僕匡其不逮。共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昔

者奸人秉國蓋嘗欲銅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採詢人望授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卽鼎移社壝猶間開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生平之事異矣僕則以爲足下生平方託格言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

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音

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音

亦自不乏可不慎哉又艾子已云亡矣其死

時殊不草草足下向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已

驕慢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驕慢千子之小疵

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_是侶宜爲賢者隱護

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宣

寫出張君交情而議論更不可磨

恭士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已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概當以儻乃有
出於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
所以自立而後夷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
寧犯清溪之不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
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歷千劫而不與而況
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遠示郎君佳篇喜其英
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慙固陋雖欲有所發揮而
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爲郎君述

見○道○語

之。莫耶君留心匪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越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願也拜復依依不盡

尺幅中具有見解頗不寂寥

恭士